

中原时评

■个论

废除嫖宿幼女罪,还需等到何时?

记者8日获悉,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关于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议时,明确表示完全赞成废除该罪名。并称,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京华时报》12月9日)

嫖宿幼女罪,可谓臭名昭著,该罪间接承认了幼女可以“卖淫”、具备性自主能力,这是对幼女的极大侮辱。这一罪名的存在,让一些宵小之徒大言不惭,性侵犯了女童,还恬不知耻地说是嫖宿,把女童说成是妓女,还有比这更丧失底线的吗?“嫖宿幼女罪”客观上对女童造成了污名化,诚如中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屈学武所称,“性工作现在还被我们国家立法为非法行为,我们的刑法并不承认,斯德哥尔摩宣言上都提出了幼女、儿童不能让她们成为卖淫的人,我们国家法律一定要禁绝这种行为。而嫖宿幼女罪从法定意义上承认了受害者是一名卖淫女,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大。”

“嫖宿幼女罪”令人愤慨之处还在于,它不足以震慑加害人。众所周知,嫖宿幼女罪始自1997年刑法修改,自此,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有两种定罪可能:强奸或嫖宿幼女。“嫖宿幼女”最高可判15年,而强奸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因此有人如是称,“如果说1997年《刑法》修订案是为大多数的犯罪分子关上了一扇门,那么嫖宿幼女罪则是为一些犯罪分子打开了一扇窗。”此说不无武断,但一定程度上而言,“嫖宿幼女罪”确实纵容了不法分子性侵害女童。

早在2010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就向全国两会递交议案将“嫖宿幼女罪”取消,以“强奸罪”论处。这几年,

孙晓梅就持续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议。这是一名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今年7月30日,最高法针对其建议给予了答复,表示完全赞成该建议,称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

事实上,去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曾针对“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争议进行调研。今年5月,对于孙晓梅代表提出的研讨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议,全国人大法工委表示,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计划,纳入下一步刑法修改完善工作中认真考虑。对所有幼女一视同仁、平等保护的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也表示将在今后的相关立法工作中注意和考虑。是废除还是调整,值得期待。

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如果和不满14周岁的女童发生性行为,不论这个女童是否自愿,都以强奸罪来定罪量刑,而绝无所谓的嫖宿幼女罪。值得提及的是,按照我国已签署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刑法也应该废除此罪,对与不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行为的,无论幼女是否自愿,无论有无金钱给付,一律按照强奸幼女来定罪(按照现行刑法应定强奸罪),以确保刑法对幼女实行无歧视(差别)的保护。童年的幸福是儿童一生幸福的开端,童年的不幸是儿童一生不幸的源头。统计显示,我国现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3.67亿,占到总人口的28%。让每个儿童免于侵害(不只是性侵害),是我们成人责无旁贷的义务;让孩子安全、有尊严地享受童年,宜从废除“嫖宿幼女罪”开始。

□王石川

■街谈

语文教育希望不能仅靠“养心的教材”

继前不久《郑州晚报》披露人教版语文教材硬伤后,有关语文教育的话题,持续引发热议。12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建国以来语文教育的演变历程为分析对象,对目前语文教育偏冷的局面,提出了“这个时代,需要养心的教材”的判断。

确实,与民国语文教材的热销相比,现有语文教材对学生的吸引力有些过于冷清。而近年来,语文教材虽然不断进行改版,但是改版成效,却难言乐观。以最权威的人教版语文教材为例,其多处浅显文字差错本不应流传于世,然而,在时下浮躁的“多出书,快出书”的气氛下,作为语文教材的编纂者,显然失去了如丰子恺、叶圣陶等前辈的严谨风范,不但对内容不负责,甚至于应有的编纂流程也丝毫不上心。与这种做工粗糙的语文教材相比,所谓“养心的教材”自然更具吸引力。以金庸《天龙八部》章节入选语文读本为例,其对传统读本内容的突破,就曾掀起了不少学生的阅读兴趣。

然而,挽救语文教育,仅仅靠一本养心的语文教材,仍显乏力。就目前而言,作为语文最大的竞争对手——英语,虽然退出高考舞台,但其对学生乃至社会的影响力仍不可忽视。在整体英语教育改革方案尚未出台之前,不少英语拥趸,仍保持着一个时间与金钱的高额投入。一些英语培训学校也仍旧以功利性的考试,作为其受教育者的目标。而一个人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过量的时间被锁死在英语上,又能拿出多少时间用心学习一本养心的语文教材?

恐怕,除课堂和作业外,鲜有学生可以沉下心来,不带目的地学习下语文。

养心的语文教材,当然值得期待。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必须予以理清:人们对养心语文教材的热切期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仍是一种片面的道德想象。民国语文教材,建国初期的一些语文教材,从内容上而言确实不错。但内容从来依靠形式而存在,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语文教育机制,底定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纵然完全复制那些完美教材的内容,也难以发挥其原有的魅力。毕竟,现有教育形式积重难返,学生与教师均围绕“高考指挥棒”,高考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高考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如过去小学教育中涌现出来的“语文家”级人物,于今天这个时代难觅踪影。在这种填鸭式教学的背景下,一两本叫好的教材,又能带来什么?

语文教育,从某些方面而言,是国民教育,它不仅承担着普及国语水平的重任,更担负着对青少年一代的教化作用。养心的教材,有助于实现这样的目的。但养心教材毕竟不是万能膏药。较之更新改版的语文教材而言,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改革语文教育本身,祛除附属在语文教育中不恰当的一些职能,给予语文教育更加专业的地位。比如,对语文教学成果的考试可以考虑更加灵活和更充满想象力的形式,侧重于学生为文的能力,而不是仅仅靠“死记硬背”归纳几个“段落大意”。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更快更好

天翼4G
即将开启

不仅是极速的畅快淋漓
更是每个瞬间的激情释放
是美好分享的温暖时刻
是未来生活的精彩


中国电信
CHINA TELECOM

世界触手可及